

给虫子让路

李凤仙

学校地势高，我的办公室面东，太阳一爬上山顶，阳光就普照整条走廊。阳光透过大大的玻璃，两大方白光印在书桌上。阳光喜欢字的味道，着迷似的，不肯走。洞开的门裁下一方阳光铺在地板上，藤椅被染得富丽堂皇，地板越发白得闪亮。这些光带里有一线线游丝，却没有一粒尘埃。

我轻移脚步，来到阳光下，感觉浑身立即披上了轻柔的金色羽衣。操场周围的红舌兰在抽苗，红艳如三月的映山红，阳光洒在上面，流光飞舞。红舌兰和枫叶不约而同地渲染着秋色，红舌兰正在新生，枫叶正准备作别人间，都是以热烈如火焰的色彩。

蓝天嫩得能掐得下蓝色的汁水，几朵朵航母样的白云泊在天空。几棵如棚的香樟，狂野地向天空伸展着粗壮的手臂，不知是不是想推动“航母”启航。鸟在香樟树上叽溜叽溜地说话、吃果。熟蓝莓一样的香樟果悬在绿叶间，让鸟儿吃住都安心。有一种黑色的鸟身怀绝技，它们总是凌空啄食，有漏嘴的果扑扑往地上掉，它们满不在乎地在筷子粗的枝上俯仰，跳过来，跃过去。我心里笑它们，一定是发现我在看它们，所以表现表现嘛。几只白脸的鸟忽然从叶缝里飞出，划过几道黑白相间的弧线，快如出弦的箭，稳稳地落在跑道上，啄食樟果。它们腾挪极快，边啄边“叽叽叽叽”交谈，语速快得像在放鞭炮。

它们的不时地转动着小黑豆般的眼睛，在树间逡巡。我忽然明白，它们这是生黑鸟的气呢——这么浪费粮食，太不像话！

“砰砰……”一群孩子在塑胶操场上拍球，小短腿叉开着，小胳膊挥舞着，球欢快地蹦跳。其他孩子在一旁欢呼、加油、数数，声音尖锐而喜庆，树上的鸟儿已见惯不惊，探头探脑地偷窥。

童音比鸟鸣更有魔力。我向他们走去，准备到一棵红舌兰边做他们的拉拉队员。

一个男孩独自在一处拍球。他停下，像白脸鸟叫那样快速地喊：“老师！老师！快停下！”我头皮一紧，定住脚，扭身。男孩单腿跪地，球环抱在胳膊弯里。他上身再趴低些，鼻尖都快挨地了。我颤声地问他：“宝贝，你怎么了？”他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，看着地上慌慌地说：“你不要把它踩死了！”

我这才看到，一条黑毛虫正在他脸下，仓惶地一伸一缩，奇快，像是虫界的“高铁”。

我轻轻地嘘出一口气，走到他身边。“砰砰……”拍球声依然，谁也没注意我们。

我也蹲下。毛虫不知是不是被四束目光、两片大黑花样的影子罩得发了慌，居然往孩子脚边爬。孩子将脚挪后一点，为他让路。我希望虫子尽快

撤出这里，不要影响孩子们玩球，便对男孩说：“我有办法让他不捣乱。”

我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挡在虫子脑袋前，想让它爬到手机上，坐手机走。毛虫果然向手机上攀爬，爬到还没它身体长，又跌下来。估计手机屏太滑。男孩先赞我那办法好，看毛虫跌倒，又说那方法不好，还说我挡了它的路。他气鼓鼓地，脸红得像五月的樱桃。他突然站起来，大声叫我给毛虫让路：“它自己会走，毛虫很聪明！老师，你把手机拿走！”我像接到圣旨一样立即站起来，退到草坪上。毛虫把头向左向右扭，似乎在辨别方向，顿了顿，终于调好了姿势，先是把自己伸缩得像起伏的峰谷，然后，峰谷成了细细的波纹，像是在劈波斩浪。

男孩直起身，眼波闪动，指着毛虫说：“老师，你看，它多漂亮！”



永远的田园

方新洲

眺望群峰耸立的中华文化史，陶渊明无疑是让人仰望的一座。余秋雨说他被隐藏了太久。是的，他一直被遮蔽于历史的云雾之中。相传昭明太子仰慕，追寻他的足迹，临菊江赏秋菊，又编纂推崇其诗文，可惜未能引起应有的回响。到了宋代，才由苏东坡掀开了其神秘的面纱。高贵的灵魂总是同频的，即便相隔了几百年的漫长光阴。苏东坡在与弟弟苏辙的通信中这样写道：“其诗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”，甚至认为“李杜诸人，皆莫过也”。至此，一个归居田园的陶渊明，从时光深处走来。

今人所喜闻乐道的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，不过是陶氏风神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罢了。他的真正伟大之处，在于不经意间用一管毛笔书写的那个气象万千的迷离世界，在于蛮荒之地中开垦的那一片葱郁的田园。

他仿佛是一个文化魔术师，原本不起眼的事物一旦经过他双手的摩挲，即可衍生出别样的情趣况味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诗人与菊花遇见的偶然，早已化为一缕过往的云烟，而菊花却再也不是东晋时那朵纤柔娇弱的黄花。一年又一年，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。风雨中渐渐被洗礼成一个具象的符号，一个深沉的隐喻，上升为风标独异

的精神信仰，渐渐定格成国人庸常生活里的自然清供。

菊花，被赋予了某些特有的内涵，这与其自身的凌霜耐寒秉性有着内在渊源，而艳极近俗的桃花，在陶渊明那里无异于完成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蜕变。尽情抖落俗世的浮华，返朴归真，一如涅槃般的化蝶，绽放在那个令人神往的彼岸。桃花源，那个落英缤纷的世外圣地，不仅仅是动荡岁月里人们寄托梦想之地——安居乐业，童叟无欺，与自然和谐相处，也有着超越物质世界的形而上品质，寄喻着陶渊明当年对不堪现实的想象，对将来岁月的深情瞭望。

桃花源里桃花灿烂，然而却又在远方，无以觅路而入，只能遐想而无缘近观。现实的残缺，亟需拯救，日子的破碎，亦需重塑。于是，他怀着一颗赤子的本真之心，于荒秽杂芜里拓垦出一片春光无限的田园，从荆棘横生的山野中走出一条诗意盈盈的幽径。原来，人格一旦自觉，认知一旦打开，审美一旦重构，指向彼岸的通途就会近在咫尺，浮现于足下。

是的，觉悟意味着：此岸即彼岸。

一切都是那么让人欣然。看似遥远的田园自有陌路可以抵达，漫漫而修远的坎坷路途，亦是风光秀丽，令

人沉迷流连。不难发现，他的田园里，隐含着传统文化儒道释的执著、逍遥、解脱的求索叩问，外在自然、世俗生活，审美观照在他的心中浑然融为一体，升华为对人世间的豁然省悟。就这样，一个烟火气息浓郁，又诗意盎然的尘世生活图景，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自然山水，原野平畴，鸡鸣狗吠，晨露荒秽……不再只是人的审视对象，也不再是纯粹的歌咏外物而与人分离对峙，而是转化为日常生活里相伴相生的情味本身。“晨兴理荒秽”“带月荷锄归”，因了心愿而轻松自在。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的自然情境，不单纯是赏心悦目的外在美景，而是大自然真意的显现流露。“狗吠深巷里，鸡鸣桑树颠”也不是平常家居的一地鸡毛，而是朴实日子里让人酣畅欢快的自然声箫……在这里，现象即为本体，景象即是真意，生活即是审美。陶渊明以拨云见日的智慧开创了一个新颖的生存境界，于落雪无痕的平淡中，蕴含无穷的滋味，物我相融，不辨庄生蝴蝶。

正是这个貌似平庸的田园，打开了国人心灵之中一个隐秘而深藏的洞天，让每一个醒悟的人，都能步出樊笼的困扰，不再使心为形役，而纵浪大化之中……

他的田园，始于东篱的菊花，走向美的永恒。

慈禧赏戏

郭华悦

咸丰皇帝还没驾崩前，有事没事，都得找一大帮戏子陪着，心里才踏实。那时的慈禧，也爱听戏，只不过还没有张牙舞爪的本钱。所以，就连听戏这事儿，也得“随夫”，咸丰听戏了，自己才能跟着过过瘾。等到慈禧自己掌了权，不仅能明目张胆地听戏，还能“赏戏”。

所谓的“赏戏”，尽管有个“赏”字，看似荣幸，可内里，却大有文章，比如天和日丽的时候，让你陪着一起看戏，这是“赏”，可要是烈日当头的酷暑正午，或是寒风凌冽的三九寒冬，被慈禧“赏”一下，恐怕就得大吃苦头了。

冬天里，被慈禧“赏戏”的，多半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。慈禧嘴上说得好听，让众人可坐可站，累了就自行回去，若是听的人当了真，可就太没眼色了。所以，陪着慈禧听戏的，都是采用“跪姿”，跪在戏台子下方的平地上。在冬天里跪上大半天，茶水不进，十有八九都得冻得结冰渣子了。被“赏”上一回，没有十天半个月，身体恐怕是恢复不了。

看戏这事儿，最起码也得大半天的功夫。慈禧自己有“小包间”，有人热茶热水地伺候着，还有取暖的设备，自然看得优哉游哉。而那些跪在冰天雪地里的被“赏”者，为了能好过一点，不得不打通大太监，争取点“福利”。

这“福利”，包括热茶热水，天寒地冻的，要不喝点热的，恐怕都撑不到最后；还有跪的东西，软与硬，以及厚度，舒适与否，都大有文章；以及吃的，跪上这么大半天，天气又冷，不都得吃点食物，补充能量吗？最后还有一点，若是跪得累了，还能让大太监进来，编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比如有急事等，把大臣搀扶出来，在园子里溜达一圈后，松口气，休息休息，再回去接着跪。所有这些，都是大太监们送出去的“福利”。

当然，“福利”不是免费的。相反，还贵得很。不同“福利”，有不同的价位。送茶送水，处于“福利金字塔”的最底层；而溜园子，则是“金字塔”的顶端。在其它季节里，气候宜人，还能省一省。可到了冬天，北方天寒地冻，省了钱，可能就得丢了命。

正因如此，一到冬天，只要听到慈禧又“赏戏”了，太监们无不拍手称快。与之相反的，被“赏”的人可就得准备好出血了。根据当时一条挺耸动的新闻，有大臣被“慈禧”赏了三天的戏，结果光是买“福利”，就花了差不多二万两银子。